

亞洲文化合作論壇二零零六
公開論壇第十一節(十一月十二日上午)
Joseph W. Polisi 先生演講譯本

何醫生、Thomson 先生、各位嘉賓、各位同事、各位朋友：

我很高興參與這個精采的論壇。過去四天，大家所討論見解都別具創意、發人深思，應有助我們理解文化價值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意義。

各位，我們現時身處的時代中，人的成就和個人名譽是不能分開的。今天，藝術的成就經常以金錢的角度衡量。荷里活自豪地宣布新上畫電影的每周票房是多少，決定其成功與否是看帳面收入的。

百老匯甚至是紐約林肯中心都是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成就。在廿一世紀初，藝術的成就時常跟財政成就掛鉤，但並非一向如此。我喜愛的其中一個故事說明藝術的力量，而不是金錢的力量，可以發掘創意。

美國著名作曲家舒曼(Schuman)是茱莉亞學院院長及林肯中心主席，他年青的時候，有人叫他幫助著名的百老匯監製比利·羅斯(Billy Rose)統籌詳盡評論《七種生動藝術》(The Seven Lively Arts)的音樂環節。他介紹的內容包括柯爾·波特(Cole Porter)的歌曲、佐治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的新舞蹈編排，還有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i)的音樂間奏曲，他最後把該作品名為《Scenes de Ballet》。

當羅斯收到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時，他發現在演奏會上，這個作品所需的管弦樂隊規模，比他原來所想的大得多，於是羅斯要求舒曼立即聯絡斯特拉文斯基，看看可否將樂隊的人數縮小，那麼樂師的周薪便可少發。

舒曼當然極不願意接下這個燙手山芋，因為斯特拉文斯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而他不肯定斯特拉文斯基是否願意重新編排。因此羅斯起初寫了一封電報給斯特拉文斯基，說：「你的芭蕾舞曲成就驕人，如果你同意在樂器編排方面作出一些修改，定會更加成功。」

斯特拉文斯基寄回一封電報，說：「我對這驕人的成就已很滿意了。」

我當然希望我們每當遇上問題時，可以有斯特拉文斯基這種道德勇氣，就像昨天我們談到孔子論著的時候說，文化是一種德性。

培育新一代表演藝術家其實已有數千年的傳統，不論透過學徒訓練、私人的授課還是正式的學校去學習，其基本目標都是教導學生理解某種藝術形式的傳統，培養專業技術以忠實反映作曲家的原意，以及培育新一代的藝術技巧，令藝術可以感動觀眾。

在二十世紀，這個教育的過程通過制定課程而大大規範化，這些課程包括個別音樂科私人授課、音樂理論課、音樂史、聆聽訓練等等，和參與室樂團到管弦樂隊的樂團演奏。

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時，任何一個嚴肅的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撫心自問，就是過去的傳統是否足以滿足我們對下一代未來的期望呢？我們首先要承認，二十一世紀的世界，跟二十世紀不同，全球化無所不在，把我們聯繫起來，這是我們 20 年前不能想像的。互聯網威力無窮，經濟全球化如火如荼，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都屬於同一個世界。

在星期五，何先生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觀點，為這次聚會設下議題。他特別指出，由於現時全球化勢不可擋，西方價值已經操控了全世界，任何有關現代性的討論，其實都是討論有關價值的問題。那些價值觀無論來自東方或西方，都曾經被西方流行文化所挑戰，令我們的年青人共同體驗饒舌音樂到電子遊戲等各式各樣事物。

雖然我們未必同意這些傳達現代文化的工具的內容，但我們必須承認這些經驗大大影響我們溝通的方法。同時，我必須很誠懇地問，我們討論內容的水平事實上有否提高。

不過，因為我天生樂觀，我們的世界關係緊密，會帶來非常正面的意義。我們星期四聽到香港管弦樂團精彩的表演，節目包括一個美國作曲家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的短作，作品是關於一個美國總統在七十年代訪問中國；接著第二首是中國作曲家陳其鋼的作品，他在中國和法國受教育，把中國傳統的樂器和聲樂結合西方管弦樂團；最後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這是二十世紀的重要作品，反映了現今管弦音樂的複雜程度和力量。

一百年前的人根本無法欣賞得到這樣的節目，所以我們一定要感謝現代科技，把現代世界的不同文化融合一起。

事實上，今天的論壇本身已是很好的例子，證明技術和全球化帶來的正面影響，讓我們可以濟濟一堂，集思廣益，探討我們未來如何合作。

我身為茱莉亞音樂學院院長，我們每天都自問，我們為學生提供的課程，能否為他們面對將來的挑戰作好準備。讓我向大家談談我的想法。

數百年來，音樂教育依然要求學生獲得技巧，貫徹音樂的意念。無論年輕的音樂家如何充滿創意，如果沒有技巧貫徹音樂的意念，這個過程註定會受阻。所以，由香港到紐約的年輕音樂家要鍛鍊腦袋和肌肉記憶，使他成為一個造詣出眾的音樂家。

但我們都知道，學懂這些技巧只是達到目標的過程，技巧必須是為藝術而服務，令下一代的藝術家可以真正有效地將偉大音樂作品中意味深長的內容傳遞給大眾，他們需要這些豐富他們生活的事物，讓他們感到安慰、愉悅，心靈感到滿足。

取得技巧和藝術語言兩者之間的聯繫並不太清楚，有時很多音樂家永遠也找不著。

獲得出色的造詣本身可能已是一個目標，但這個目標是膚淺的，最終是空洞無物的。因此，世界上每一家嚴肅的音樂學院，都有責任不停提醒學生要跟觀眾溝通，並不是只奏對了音。

要達到這個目標，可透過出色的教職員去指導學生，所有音樂家也要參與室樂演奏，讓他們可以學習聆聽對方，並在課堂上充分刺激學生思維，讓他們吸收新知識。

在現今美國，我們一直強調學生必須學習文科中的非藝術科目，讓他們獲取更深更廣的知識，這對藝術和非藝術的學習定有正面影響。

在茱莉亞學院，我一直盡我所能，培育學生成為藝術家公民，我撰寫的書也以此為題。他們應可了解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工作等各方面，讓這些年青的藝術家能夠在學校制度和社區內推動藝術。

此外，我們將來的藝術家亦要認識科技，因為藝術的應用軟件日新月異，每天也發展許多新的軟件。毫無疑問，在未來科技將推動新的藝術形式發展，而受過專業訓練的藝術家應該站在最前線，來發展新的藝術形式。

不過，我們也要謹記，音樂界多個世紀以來都要面對新科技帶來的挑戰。由古鋼琴、大鍵琴、十八世紀鋼琴發展到現代鋼琴，每一個時代都追求不斷改進。

無論弦線是用琴撥還是琴鍵奏出音韻，我們都要謹記，並非科技產生聲音，而是人彈奏琴鍵而奏出起伏跌宕的旋律。

今天茱利亞差不多四分三的學生都參與所謂外展計劃，讓他們走出校園，到醫院、收容所、愛滋病中心等等，與不同階層的觀眾分享藝術。他們深受我們的表演所感動。外展計劃非常有效地向學生展示藝術的力量如何偉大。

現代音樂學校除了繼承過往傳統之外，亦應成為藝術改革的指路明燈，學校在鼓勵學生追求卓越的大前提下，推動這個改革。此外，學校亦應促使學生堅持信念，相信藝術家是在社會上肩負重任。

昨天早上，我很榮幸欣賞到香港話劇團《德齡與慈禧》一劇的綵排，這齣戲劇由盧燕領銜演出。在座很多位都知道，這套話劇其中一個特點，是不同場以廣東話和普通話演出。因為我兩種語言也不懂，所以我不知道綵排的時候到底明白多少。

雖然他們所說的話我聽不懂，但我看得到劇本中的憤怒、恐懼、仁慈和同情。不同文化也有的人類感情，通過藝術的力量和演員的演技充分表現出來。

這樣，我可以更清楚了解人的反應，藝術的經驗基本上不該如是嗎？回到何先生在開幕時所說，我對他的一番話印象深刻：「文化並不是一種副產品，是我們文明的基石，把我們凝聚一起，鞏固我們的身分。」

我多希望美國政府官員也會說這樣觀察入微的話。

美國是一個時常被人誤解的國家，但請謹記，政府的行動很多時不能反映人民的價值觀。有很多美國人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奉行分享、仁愛、公平的價值觀。就如阿城昨天說的語重深長的話，所謂文化和武化一直是有所區分的。

我曾見過藝術能改造人。藝術能以巨大威力，表現人的反應，讓大家都體會。這個論壇真正讓我們的不同文化，分享共通之處。歸根究底人類都有共通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時常通過藝術的經驗表現出來。

我們了解我們的文化傳統，亦渴望繼承傳統、迎接未來，我們可以發展出一種模式，確保新一代能夠在互相包容、求同存異、了解人類共同價值的環境下茁壯成長。

謝謝各位！